

# 民主論壇

第一卷 第二期

時論

論聯合政府

專論

公誠

新政府有無挽救經濟危

機的對

舊軍隊與新政治

這一代的

新聞的意義

文藝

紀德論美國新作家

施墊存譯

歐游舊記

景蘇

2

馮烈山

文海

李洪

黎夫

逢星期六出版 • 售一千五百元

民主論壇

CHINA

# 論聯合政府

公 誠

抗戰結束以來，我們一直希望政府擴大其民主基礎，然而經過極長時間的磋商，最近才有個聯合政府出現。對於這個聯合政府，我們既不敢抱太大的奢望，但又不能不抱相當的希望。

聯合政府的組織，本來是種政黨休戰的表現。可是就目前的情形來說，中國共產黨仍然在政府之外，而且不惜用戰爭的方法，以求貫徹其主張。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雖然表示願意重開和談之門，但是這個綱領的實現，有賴於兩方面更大的讓步，在大家的意見，未見接近之前，當然不能作過份樂觀的看法。政黨之間既未能全面休戰，則將來的政治，依然要為糾紛而消耗其大部份的精力，這是可以斷言的。基於這個理由，我們相信聯合政府將來的成就，極有限度。

全面政黨休戰之所以成功，必須國家利益的觀念高於政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祇能有一個，舉國人士，莫不以和平、民主、復興為吾中華民國的三大目標，這是各黨各派都應該曉得的。有了這樣舉國一致的目標，而黨與派之間，還未易相容相讓，足見黨與派尚未能完全犧牲其黨與派的私利與私見。這個基本的缺點，不但使新的聯合政府會遭遇到許多困難，而且將使任何政治解決的途徑為之阻塞。因此之故，在偏見與私見未能消除之前，我們很難希望聯合政府對國家有了不起的貢獻。

話說這樣說，聯合政府的制度，在中國政治史中究竟首創紀錄，所以它對中國政治史的影響，一定是很大的。聯合政府是黨與派容讓態度的具體表現。雖然現在所表現的容讓是有限度的，但到底也容讓了一點。容讓是民主的基本精神。一切是非能以民意為依歸，則黨與派決不能獨是其是，獨非其所非，而必須接受黨與派以外的主張。能接受黨與派以外的主張，這就是容讓的精神，也就是聯合政府可以成功的原因。從這一個觀點看，說此次的聯合政府為民主政治的初步嘗試，也未嘗不可，而它的成敗得失，不僅僅是聯合政府本身的成敗得失，間接的且將影響到民主政治的前途。那我們又安得不對這個聯合政府抱有相當希望？

聯合政府堅持其主席不向國民黨負責的主張，表示已有結束訓政的決心，這是值得告慰的。任何國家的人民，在最初走向民主途徑的時候，總覺得人民對於權利的運用不很熟練，而我國亦未能例外。但歷史所指示吾人者，使人民熟悉政治的方法，惟有開放政權，決非一黨專政所可以成功的。我們被訓練者十餘年，而人民不知運用政權如故。這不是因為人民愚昧不可教訓，而還是因為人民根本沒有充分運用政權的機會。現在結束訓政，作為實施憲政的準備，那是很聰明的。惟訓政是一種形式，亦是一種

精神。政府向國民黨負責，是訓政的形式，政權的沒有充分運用機會，是訓政的精神。聯合政府堅持不向國民黨負責的原則，這已從形式方面結束訓政，但更應該進一步在精神上結束訓政。

有人稱民主政府為責任政府，這是最正確的見解，英國的內閣向巴力門負責，美國的總統向全體人民負責，可見民主國家的政府，均有其責任之所在。聯合政府不向國民黨負責，這不能說不向任何方面負責。人民是國家最後的主體，所以政府最後責任的對象，總是全體人民。在平常時期，人民擁護一個多數黨來監督政府，使政府所負的責任更為具體。在非常時期，為求羣策羣力起見，就任各黨各派組織聯合政府，而向各黨各派以及全體人民負責。因此，國府組織法除刪掉主席向國民黨負責這一句外，更應該加上向全國人民負責這一句。許多人總以為文人喜歡在文字上作推敲，實則原則上不作明顯的規定，很容易使人引起懷疑的。

我們既認為聯合政府是民主政治的起點，那聯合政府自然得發揮民主的精神，以取得人民的信用。不然，以民主相號召的政府，豈不將自己葬送民主的前途？最低限度，政府的用人方針，自當務次長以下，再不能採取分贓的方式了。機關之設立有其本分要做的工作，決非任何人都可以勝任。對於公務員的位置亦作分贓式的決定，那不僅繼續政治上的腐化風氣，而且要增加行政上低能的程度。我們對於這一點特別提出討論，並不是所見者小。政府中公務員的地位雖高，然直接影響於行政效能者尚少。惟有政府的幹部，在採取淘汰政策的時候，必須以才能為最高原則。我們希望聯合政府能兼備肅清一部分低能的公務人員，但補充的時候，却不可完全求救於自己夾袋中的名單。

我們所謂發揮聯合政府的民主精神，當然不止嚴格考核公務員的才能這一點，其尤重要者，在於如何順應人民的輿情。毀滅國家生產力的徵兵辦法，人民視為畏途的徵兵辦法，聯合政府應首先提出來作有計劃的考慮。徵兵制度，旁的國家實行的很多，但長久抗戰之後，人力的損失極其嚴重，家家既有田園荒蕪之感，是否還要繼續的大規模進行，本來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何況辦理役政的人又這樣的腐敗，安有不擾民而使人民痛苦萬狀的道理？其次，經濟的危機愈來愈嚴重，對此，聯合政府豈能無重要的決定？增加稅源則人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程度，減低待遇則賴政府薪給以生活者已到了饑餓線的地步，如何應付難關，非但要有賢明的辦法，而且要有執行的決心和毅力。官僚資本人人痛恨，但約束官僚資本是否有具體的方案？獎勵私人對實業的投資，自為目下可以採取的步伐，但獎勵私人投資，是否會變成變相的幫助官僚資本？總之，我們希望知道聯合政府對解救經濟難關的方略是什麼，我們更希望知道聯合政府執行已定方略的決心到怎樣的程度。

國家已到了異常危急的局面，我們責備少數人要他們挽狂瀾於既倒，似乎近於苛求，其實不然。我們一定要從革新政治這個觀點去衡量聯合政府，不然，聯合政府的組織是毫無意義的。政黨有在朝在野之分，那是很平常的事情，而現在所以必須邀請在野人士參加政府者，並不因為這樣可以博取民主的虛譽，而因為這樣可以增加政府新生的力量。不能在政治的革新上着眼，任何種新花樣都是種多餘的事情！

# 新政府有無挽救經濟危機的對策？

傅葆夫

今天國家所遭遇的種種危機和困難，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千頭萬緒，然而歸根結底，却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不用說得現在社會的表層而直接威脅一般人生存的所謂「經濟危機」，是顯明的經濟問題，就是當前政治上所有的一切糾紛和動亂，也無不是直接間接為經濟的因素所促成。所以現政府不能延緩其生存，不能保持其政權，並不在它能不能弄出一面民主招牌，能不能形成一個三黨或四黨的聯合政府，更不在它能不能頒布一個「和平建國」，「民主憲政」的空洞綱領，而實在它能不能突破當前的經濟難關，以安定人民的生活。

可是我們的政府始終是忙於打仗，忙於商談，忙於改組，而對於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却始終是毫無辦法，並且始終是在一種推推延宕中，在「一種騙人而又自騙的官樣文章中，不了了之，並聽其加速度的增強惡化。等到每次週期性的所謂物價狂潮或金融風波等等嚴重的恐慌襲來時，便手忙腳亂的臨時抱佛脚，頒布一些緊急措施方案或辦法，由莽滅裂的措案一番等到風潮稍為平息，則又得過且過的一切置諸腦後，以坐待下一次的暴風雨。所以自戰時一直到現在，此類緊急性的措施方案或辦法，不知頒布過多少，而每一次的方案或辦法，不是有頭無尾，便是虎頭蛇尾，或者根本就是一些八股式的官樣文章，政府自始就沒有實行的決心和誠意。遠的不必說，即如本年二月間政府為針對當時震撼全國的金鈔風波而頒布的「經濟緊急措施案」便是最顯明的一例。不管這個方案本身是如何的矛盾重重，如何的不公平不合理，但是政府如果能認真的執行，對於當前財政經濟的緊急局勢也未嘗不能暫時的挽救燃眉之急，即使實際上無補於大局，也還都暫收飲止渴之效。無如政府既沒有實行的決心，也沒有實行的能力，而在一個上下貪污，寡效無能的政治機構中，即使實行，亦必大部分變質。所以自二月十六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頒布以來，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除了在表面上制止了黃金美鈔的公開投機外（實際上「暗盤」交易，

各地仍在照舊進行，其猖獗不減於曩時），其他都是具文。所謂平衡預算所謂發展貿易，所謂管制物價，以及所謂處理國人在外存款辦法等等，幾乎沒有一個實施，或施行而有實效。例如本方案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便是政府宣誓要自動減少本年度預算內非迫切需要的支出，可是至今預算不但沒減少分文，而政府單單因改組擴大而增加的支出，其數目業已是驚人的龐大，即此一端，已可概見其餘。所以這個緊急措施案，經過兩個多月「措施」的結果，不但沒有從根本上解除了經濟的嚴重危機，而且也沒有從表面上挽救了經濟的緊急情勢，故不到兩個半月，而全國物價又在作驚人的跳躍，而漲勢之猛烈，人心之騷動，均打破了過去所有的記錄。一個土崩瓦解的暗影，業已隱隱約約的投射在我們眼前，而我們的政府當局竟還視之為瑣寶，想藉此以挽救病入膏肓的危局，如果不是有意的自欺欺人，那便是不可饒恕的愚蠢。

最妙的是這個驚濤駭浪的物價暴風雨，竟偏偏發生在政府改組，新舊登台之日，這不僅對三黨聯合的新政府是一個有力的諷刺，而且對新政府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這明明是告訴政府當局，今天國家的中心問題是經濟，一個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的政府，無論變什麼花樣，玩什麼手法，是不能挽救本身的命運的。可是這個三黨聯合的新政府，登台業已多日，而對於這個威脅國本，威脅民生，同時也威脅本身存在的大問題，至今還拿不出一個切實有效的辦法來，更談不到根本解決的經濟政策，除了張皇失措的東開一個評價會議，西擬訂一個管制條例外，再看不見有什麼更好的辦法，這如何能不叫人民感覺極大的憤慨和失望？

在張羣氏就職第一任「負責制」行政院長的廣播詞中，雖也涉及到經濟財政諸問題，然而却只是籠統的說到：「中國經過了八年的苦戰，國家元氣凋喪，人民生活困苦，再加戰後一年有餘的國內動亂，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的危機，一天一天的深刻化。在治標方面，政府早已頒布經濟緊急

措施方案，自當繼續切實執行，在治本方面，政府也要逐步實施既定方案。現在的事實早已證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既不能治標，尤不能治本，並且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這個方案也沒有「切實執行」的可能，因為國共的基本矛盾，除了拿武力作最後清算外，再沒有其他任何解決的途徑。張氏自己也明明白白的說：「政府自從抗戰結束以後，便一貫以最高的熱忱與勇氣，尋求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不幸局勢演變到今天，中共竟以全面的軍事行動，關閉了和平談判的門，使過去一切努力付之流水，爲了恢復秩序，保持統一，政府不得已而採取有效的軍事措施，這是當前國家的需要，人民的要求，政府不得不担起這個責任」。這樣，內戰就不能停止，而雙方又各有相當雄厚的軍事力量，短期間似絕無結束的可能。在戰事規模日益擴大，軍費支出日益浩繁的情況之下，所謂平衡預算，實際上完全是一句空話。預算既不能平衡，而又別無財源可開，則除了使鈔票印刷機加速的轉動外，實無他法。在這種通貨惡性膨脹的局勢下，而欲高談穩定物價，安定民生，豈不是等於癡人說夢？物價不能穩定，交通不能恢復，秩序不能恢復，則所謂「振興農業」「發展工業」，「發展貿易」等等的好聽名詞，而列入歷次國民黨中全會的決議案，和歷次緊急措施方案條文的，豈不完全是一些毫無實際意義的官樣文章？

在治本方面，政府所要逐步實施的「既定方案」，現政府既沒有明白宣布，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個既定方案究竟是一個什麼方案，如果張氏所說的既定方案，是指過去那些連篇累牘的宣言、決議、方案、辦法等等而言，則我們對此不但感覺失望，而且簡直要感覺絕望，因爲那些「既定方案」，大都是些不着邊際的空洞原則，有時連這些紙片上的空洞原則，還是游移不定，甚而前後矛盾。例如政府在戰時所宣布的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便與國民黨六全代會所通過的工業建設綱領互相衝突，前一個在強調自由經濟，獎勵民營企業，後一個便硬性的規定要實施全盤的計劃經濟，因而強調國營與統制政策。我們實在不知道究竟那一個方案是代表政府的根本政策？至於談到政府年來在經濟方面的實際措施，更與這些紙上的空洞原則風馬牛不相及，並且大部分還都是背道而馳。例如政府儘管天天在叫喊工業化，而我們前任的行政當局，竟會要求聯總，把準備運華的大批機器，改變爲能在市場上迅速出賣的物品，又例如政府天天在大吹大擂

的說要如何保護民族工業，如何扶持民營企業，而實際上一方面聽任官僚資本和親貴豪門，肆無忌憚的進行其買辦活動，和吸血似的壟斷剝削；另一方面，則又聽其在在外貨的傾銷、走私的猖獗、高利貸的盤剝、苛捐雜稅的勒索、無孔不入的管制、市場和原料的限制、生產成本的高昂等等壓迫束縛之下，致整個的民營企業，被摧殘到全部崩潰的地步。諸如此類，這都是我們目親身受的事實。我們相信首任「負責」的行政院長所說的「既定方案」，既不是那些前後矛盾的空洞原則，更不是那些貪官污吏和親貴豪門爲其本身私利而實行的經濟措施，那麼，除此以外，政府還有什麼祕不示人的錦囊妙計？

果然我們於一等再等之後，張院長自己說了實話，他於記者招待會上對世界日報的記者說：「經濟問題，現僅有治標辦法，治本辦法，一時尚無。」原來所謂「既定方案」實際上還在烏有之鄉！可是筆者願在此明告行政當局：沒有治本辦法，便不會有有效的治標辦法，因爲今天的經濟問題，沒有一個不牽涉到根本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確定一個通盤解決的基本政策，而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枝節應付，其結果不但如涸轍薪，無法挽救當前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敷衍推拖的結果，必然更要加速崩潰局面的來臨。老實說，今天正在狂漲中的物價問題，已經就是經濟總崩潰的喪鐘。我們說經濟總崩潰行將來臨，這不但不是危言聳聽，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業已到來。請政府的衰衰諸公自己想想：中國本是一個農業國家，而中國的農村實際上早已普遍的破產，無論是前方後方，無論是「解放區」收復區，廣大的農民羣衆都在飢餓線上同死神搏鬥，在天災人禍的交相煎迫之下，很多地方的人民都是靠樹皮草根以苟延殘生，有的地方更是餓殍載道，白骨蔽野（如湘、桂、鄂、豫等省的災荒和華北各省解放區的慘象）古籍中所謂：「荆棘載途，野無烟火」，「白骨委積，無鷄鳴狗吠之音」等等慘絕人寰的淒涼景象，今又呈現在眼前。凡是足跡到過華南華北災區戰區的人們，看到那裏慘目驚心的情景，誰相信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人間世界？農村既已大都破產，工商業如何還能倖存？一年多以來隨着國內政治經濟局勢的惡化，不管是國營民營，都陷於極度不景氣之中而相繼的倒閉破產。這一切一切，不是崩潰是什麼？所以今天整個國家業已處在一個暴風雨的前夕，土崩瓦解的大崩潰大混亂業已迫在眉睫，局勢

之緊急嚴重，連外國朋友也都替我們着急，例如幾個月以前，英國滿切斯達衛報即對我們提出警告說：「中國目前政治經濟之危機，已使中國面臨大革命之前夕，迫使中國人民須另找其出路，其情形如二十年前因經濟政治危機所爆發之大革命然。」經濟政治的危機既已把中國人民逼到大革命之前夕，逼到如過去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關頭，則今天的執政當局，很顯然的——個中心課題，便是如何迅速拿出切實有效的辦法，來挽救經濟的總

崩潰，來解除人民的生活壓迫，因而扭轉社會的逆流，以杜塞亂源，消弭大革命的爆發。不料我們的政府當局在這千鈞一髮的危局之中，經過幾個月的醞釀改組，現在仍是在玩弄其一貫的官僚作風，想拿變更政府的形式和一面空洞的民主招牌，以為苟且彌縫之計。但是一個致命的大問題，豈是彌縫措塞所能解決？而彌縫措塞的結果，豈不是更要加速總崩潰的來臨？

# 舊軍隊與新政治 (一)

林學洪

(一)

英國拉斯基教授說：「主權的心臟在於軍隊。」我們可以這麼說，軍隊最後控制權之所在便是國家主權之所在。因為，剝去了一切美麗的外衣，國家不過是種最高的強制權力，用以保護任何社會內某一種法律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秩序；要有效地保證這種秩序的維持，訴諸武力，時常成爲絕對必要之事。沒有了軍隊，國家便非癱瘓不可。

然，通常不干涉政治，這是事實，但是國內軍隊的忠心對於任何一個當權的政府都是絕對的重要。政府要想一天確實行使政權，把它任意決定的各項法律和命令推行於一般人民，它就得天權續保持軍隊的忠心，不論是熱烈的擁護，還是冷淡的順從。

在封建制度下，軍隊的最後控制權操在大小藩侯或軍閥手裏，這時藩侯或軍閥便是真正主權所在；君主專制的國家這種控制權歸一個世襲的君主掌握，君主便成爲主權者；等到議會力能取服並控制了國家的武力，政治就民主化了，這時主權便屬於議會，或者略微不正確的說，屬於人民全體。一個社會到了土崩瓦解的時候，軍隊的最後控制權無限制地分裂，直至最後凝結在每一個指揮官——一個駐軍司令，甚至一個無法無天的校尉——身上，這時按照通常的習慣不說這個司令或校尉是主權者，却說是一個較高的主權已經遭到了破壞。不過儘管如此，主權的位置跟隨軍隊的最後控制權這句話還是一樣的真切而且實在。

在正規的情形下，一般人民都不是武裝的，而且也不可能像國家那樣大規模的武裝起來。因此凡是對國家法令持異議表反對的總是處於守勢的地位。但是一旦有什麼原因促使一部或全部的軍隊叛離政府，後者的命運就岌岌不可終日了。

專制君主，封建領主以及各式各樣的獨裁者和軍隊間姻緣之密切是一樁赤裸的事實。實際上，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本身便是以第一號軍人的資格而成爲統治集團的首領。在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裏面，軍隊地位較爲超

每一次的革命都要設法賺取軍隊的同情和合作，而革命的成敗又時常繫於軍隊的態度，這不是偶然的。誰都知道，在辛亥革命中，從發難到擴展爲全國性的大運動，各地防營中的新軍分子始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武昌舉義之後，全國聞風響應，各地軍隊紛紛集結於革命的旗幟下，因此有幾個省份的光復不過是換了一面旗，幾乎完全不流血。俄國的二月革命情形也相類。當聖彼得堡兩百萬工人大罷工的時候，政府派遣哥薩克兵四出鎮壓，但是後者反而跟革命的羣衆表同情；其餘的部隊也大多合併到民衆的一方，幫助他們佔領警察駐屯站。經前線逃回來的成百萬士兵也有很多加入了革命的隊伍。沙皇的統治便這樣的壽終正寢了。在十月革命

命——那一次苦迭打中，軍隊——阿羅拉艦上的海軍，彼得和保羅兩要塞的戍卒，其他的部隊，甚至警察——給予布爾什維克黨人種種積極的以及

消極的支援，才使得後者只一夜工夫便推翻了柯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一九二二年意大利法西斯黨四軍團的進佔羅馬，要不是政府的軍隊採取消極的態度就絕不會那麼順利，莫沙里尼不能單憑大頭棒和筒子油瓶發動武力革命。一九三六年六月希特勒順從德國國防軍的條件而買取他們的擁護，這一點對於納粹政權的樹立可以說絕對的必要。真的，除非希魔發了瘋，他才不這樣做。

以上的歷史事例，因為經過不斷的徵引，顯得有幾分陳俗，但是它們在政治學上的含義却是終古常新的：軍隊是每一種統治（民主的以及非民主的）的中心支柱。一旦這個支柱發生了問題，整個的建築物便要隨之動搖，乃至於崩潰。

反轉來看，所有不成功的革命努力，都是在政府優勢軍力下給壓碎了的，這一點明白有如二、大於一，旁徵博引是多餘的。

因此，一個政府爲了要保障本身的存續，維持其所效忠的法律秩序，它就必須對軍隊的擁護和順從獲得充分的保證。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說並無兩樣。英美等國的軍隊幹部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出身，這班人具有的意識通常可爲他們效忠政府的保證。蘇維埃共產黨的嚴密控制紅軍那是宣佈的事實。在內戰時期，斯達林對於當時紅軍統帥托洛斯基任用沙俄舊軍官的政策極力加以抨擊，此後的二十多年中他的黨對軍隊一貫的採取一種毫不放鬆的態度。在共產黨大會上，伏羅希洛夫元帥因蘇聯軍隊中高級幹部共產黨員比例的增進而慶賀本黨前途，這是真情的流露。至於法西斯國家那就更其露骨了，它們的威權一部分是建築在與軍方的協定上面，一部分更靠武裝自己的黨人來維持。

這一切對於一個中國人似乎特別容易領悟。幾千年來的龍爭虎鬥，三十多年來的風雲擾攘，無非是上述的簡單道理的冗長的註腳。

## (二)

進一步的說，有了怎樣的軍隊便相應的會有怎樣的社會秩序，並且這道理通常也是真的。換句話說，新軍隊促成新政治的產生，舊政治又常足以使較新的軍隊趨於腐化。反過來，舊軍隊支持舊政治，新政治假如不能毀滅舊軍隊，舊軍隊就要來毀滅它。

古代的雅典在全盛時代它的軍隊是由城邦公民組織而成的，惟有有資格拿槍桿的雅典人，才能享受政治特權。公元前五世紀前後長期的希波戰爭迫使軍隊吸收一般下層民衆參加作戰，因而增強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所以到了所謂比里格利時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便達到了最完備的高峯。這是一個例子。

從古代羅馬共和政治崩壞逆轉到帝政的演變中，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出軍制變化與政治勢力遞嬗間的關係。原來服役是羅馬人的義務，同時又是一種權利。建國時期的許多戰爭和有名的布匿克戰爭都是靠羅馬國民兵的力量掙得勝利的。到了公元前一世紀左右，中產階級已經衰頹，多數人民不堪隨着兵役而起的種種重負。同時奢靡和文弱的進步也養成了規避兵役的風氣。國家無法徵召足量的兵員，結果不得不採用招募貧民支給薪餉的傭兵制度。這些吃糧的人天然的沒有國民兵那樣忠誠的愛國心，却時常同他們的將領發生情誼，而形成一種主奴關係，他們可以供給上級任何正當的以及不正當的目的的驅策。另一方面，當時內外多故的情勢又使得有力的軍人容易抬頭。於是他們便以惟命是聽猶如家奴那樣的軍隊作爲背景而活躍於政治舞台上。這樣經過了一番混亂的角逐之後，一個最出色最幸運的軍閥便起而削平羣雄，開創一個帝政。羅馬人這種傭兵制度又使羅馬帝國末期成爲軍人皇帝時代，也就是烏七八糟的時代。後來羅馬政府每况愈下，更僱用日耳曼蠻族當兵，情形越發糟糕，帝國終於瓦解。

中古的西歐社會在組織方面是以騎士制度爲骨幹的。那時戰術條件的變化使騎戰成爲最有效的戰鬥方式，但是騎兵的武技需要長久而耐心的訓練，而且甲冑、槍矛、馬匹以及其他必要的裝備只限於少數的人才能置辦。這些少數人就成爲社會上惟一擁有武力的特權階級。這種騎士制度加上了莊園制度便成功封建制度，它在政治上的特色是專制權、野蠻和愚蠢，一個中古的騎士就是這些「美德」的化身。到了近代史的前夕，戰術和兵制起了新的變化，使得作爲封建制度的骨幹的騎士失墜了他原有的價值。十四世紀的時候，背叛赫布里斯堡王室的瑞士山民已經利用地勢使用新武器操縱步兵擊敗騎士軍而完成了他們的獨立。在英國也養成了所謂長弓的箭手，當百年戰爭的時候英國人即以此大破法國的騎士軍。騎士最嚴重的威脅要算是火炮。黑火藥從東方輸入以後，到了十五世紀就有火炮應用於實

際戰爭。這種新武器給與騎士一個極慘的打擊，它使得騎士笨重的甲冑槍矛，矯健的坐騎以及古老的礮堡連同他那令人贊佩的英勇統通成爲無用的廢物。步兵的價值大大的提高，許多國家先後創立了常備軍，各國的君主漸能藉着備備的軍隊統一較爲遼闊的國土。這樣一來專以兵甲爲事的騎士階級便不能立足，連帶的摧促了封建制度的崩潰。中央集權的王國於是乎出現。

備備的軍隊效忠於中央王室，擊滅了地方割勢力，使得王權無限的膨脹。十六十七世紀西歐許多國家的君主主要興趣之一便是改組並擴充這種軍隊。仗着他們國王才能够對內實行最橫暴的專制政治，對外不斷的發動所謂「王朝戰爭」以滿足其貪得無厭的領土野心，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這句豪語的力量是建立在波奔王家軍隊的忠心之上。英國的查理第一雖然具有相同的雄心，但他的軍隊不能克服圓顛黨人，最後並且大敗於清教徒的鐵騎，君權神授的哲學就和查理王的好頭顱遭到了同一的命運。

從中國的政治史也可以得到同樣深刻的印象。中國政治二千年來的變動可以說十分的單調，歷史的輪子總是在一治一亂的往復循環中。平治的時代就是一個強大的軍事集團統一了全境樹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的時代，動亂的時代就是兵制敗壞王室權力趨於崩解不足維繫社會人心的時代。康有爲說：「中國當承平時代是沒有兵的，雖也有稱爲兵的一種人，其實性質與普通人無異」<sup>※</sup>其實，正是因爲沒有兵，或雖有其性質也與普通人無異，天下才能一度承平。等到真正的兵出現了，國家便非多故不可，社會便非陷於混亂不可。秦漢以後的兩千多年之中，中國一直停滯在農業社會的階段。大部分的人口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彼此間的經濟的紐帶在若有若無之間。社會的組織如此的鬆散，一般農民從來沒有作爲一個強大的階級而存在。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社會上比較能够組織起來的一般流動分子就永遠佔上風，當這一班人克服了自身的愚蠢組織成功了一個軍事集團的時候，他們建立一個統治政權是不困難的。因爲一方是散漫無抵抗的農民，一方是脫離生產的流動分子的集團（有時甚至罪犯、飢民、降番、諷吏、羣盜和亡命也都匯入軍隊的結構），所以這種統治自然的只能是最嚴酷的專制。

以上的觀察可以粗略的表明一項真理：軍隊的制度和組織時常規定了

軍隊所支持的政治的形式和精神。

民主政治以和平、自由與平等爲最高理想，也以此爲最高原理。這種政治是新的，和往昔以狂暴、專制與特權爲基本精神的舊政治全然不同。因此它必須以符合民主精神的軍事制度，真正能够效忠於民主理想的新軍隊來保障，然後它的基礎才能臻於鞏固。

從歷史上看，民主政治是不斷的在軍隊威脅之下走着艱辛的路程，只有在那些人民能充分控制軍隊或人民和軍隊真正打成一片的國家民主政治才能獲得正常的發展。

（未完）

## 徵求基本定戶

請直接向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訂閱，當按期寄奉，預寄國幣二萬元、四萬元、十萬元者，則照各該期售價八折半、六折半、五折計算，如款用罄，當另通知。

民主論壇社啓



# 這一代的青年

鄒海

這一代的青年，恐怕要像上一代的一樣，都要為政治鬥爭而犧牲了。這是最大的悲劇，比戰亂貧窮經濟恐慌更大的悲劇！戰亂貧窮經濟恐慌更有個停止的時期，而這一代青年受犧牲，下一代的青年還跟着受苦。

歷史在重複的演着，現代的青年像過去的一樣，教育沒有容許他們的理智得到自然的發展，而社會惡意的引誘又使他們變成精神上的殘廢者。十數年來我未曾離開過青年，他們心理上的變化始終是親切地感覺着的。他們始而為煩悶窒息着，繼而為衝動驅迫着，最後完全為暴戾的狂態支配着。國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除非是醉生夢死之輩，那一個不為它而覺得心神不安？滿腔熱心地抱着無限希望，而現實却偏偏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佈滿於眼簾的是黑暗與不合理，縱有拔山倒海的力量，也難於挽救這不幸的命運。純潔的青年，受到這樣的打擊，安有不為之心灰意冷，由失望而走到絕望？他們亦會聽信長者的忠告，說安心等待就會有光明來臨，怎奈明日之後，還有明日，經過的始終是暗中摸索的道路。好動的青年，到這個時候就想以行動來改變現狀了。他們的思考是非常單純的，無非以為腐化的濁流中加進一股清泉總會改變一些面目。就在這個時期，他們遇到了最大的危機，他們就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守舊的和激進的兩方，為擴大自己的聲勢，血氣方剛的青年最容易受其利用。無論怎樣的行動，祇要能直接間接的打擊對方，總是加以鼓掌和喝彩。由是青年被譽為新的血輪，被譽為未來的國家的棟樑，被譽為前進的主力，被譽為革命的先鋒。社會用這樣的方法去灌醉青年，使得青年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瘋狂地毀滅自己的青春。

無恥的成年人，現在社會的不安不是他們自己的無能造成的麼？倒把責任輕輕的推到青年的肩上。青年不過是人生中的準備階段而已。準備的

時期沒有充實他們自己，叫他們將來如何去肩負重任？假使我們真正把青年看新的血輪，我們就應當增加他們的營養。假使我們真正把青年當作未來的國家棟樑，我們就應當培養他們成為喬木。假使我們真正把青年當作進步的主力，我們就應當灌輸他們以進步的思想。假使我們真正把青年看作革命的先鋒，就應當指點他們以革命的方向。豈有忍心使血輪橫溢棟樑早折，而還在旁邊拍手大笑說這樣犧牲是光榮的偉大的？

誰不是過來的青年？誰不知道青春虛擲的人要老大無成？誰不知道現在的成年都是過去貼標語發傳單的熱烈青年？我們一定要現代的青年重蹈覆轍，而製造將來低能無用的政府。二十餘年前慷慨激昂的學生運動健將，現在都是身據要津而在那裏為人民謀福利了。可是在他們手裏，古老的中國還是古老的中國。不科學無效率依舊，無計劃無理想依舊。最可恨的，他們推動到東，東變成一糲糟；推動到西，西變成一糲糟。他們從前的熱心到那裏去了？從前的理想到那裏去了？曾幾何時，革命者已變成被革命的對象。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可怕的景象？把青年消耗在衝動的瘋狂之中，沒有好好的作人生的準備；空疎無知是他們的大毛病，因此負責以後就絕對沒有能力負起責任。這一代的青年，是否還要領導他們或驅迫他們到這樣的泥途中去，我們總該慎重考慮這個問題了罷。

現在的學校，不在圖書和研究的設備方面求進步，而把黨團的活動盡量滲入青年生活中去。這一批是右派的，那一批是左傾的，使他們互相建築起堅固的壁壘，使他們很早喪失其天真而生長着人類仇視的心理。請大家檢查一下自己的子弟怎樣在學校中消磨他們的光陰。他們在沒有讀過馬克斯的資本論之前已經是共產主義的信徒，沒有讀過三民主義之前已經願意為國民黨成仁。課堂裏的工作可以等閒視之，倒是摩拳擦掌找尋每一個

機會來表現他們英雄的身份是重要的。不少的學校有着風潮，不少的學校鬧着罷課，所以亦有不少的學生在這樣混亂的環境中失掉了正當學習的機會。

自從抗戰以來，青年一般的智識水準已大為降低，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因此之故，這一階段學校的重要責任，厥為恢復舊有標準，更從而謀改進與發展。這一階段青年的重要責任，厥為努力求知以洗雪智識貧乏的恥辱。現在不向這方面努力而偏偏以「貼」與「撕」「打」與「罷」消磨其青年的光陰，等閒白了少年頭固然可惜，造成「流氓崇拜」的風氣更堪痛心。

在我國青年運動中，「五四」是值得紀念的節日，但「五四」之可以紀念，並不在於趙家樓的一幕，而在於廓清思想上封建與墮落的勢力。趙家樓的一幕祇阻止了政客無恥的賣國陰謀；廓清思想上封建與墮落的勢力才可以賦中華民族以再生的朝氣。後一個使命，「五四」時代祇萌芽了，以後又沒有給它好好繁榮滋長的機會。也因為這個緣故，國家始終沒有能走入新的民主的坦途。從這個歷史教訓，我們知道贊美「五四」運動者應該充實「五四」的精神，而不該抄襲「五四」的手段。「貼」與「撕」「打」與「罷」，這是「五四」的手段，從這種手段中，我們最多能產生新的掛羊頭賣狗肉的政客，而決不能產生新的風氣，亦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說一句過分的話，「五四」的手段有時反助長了舊觀念的蔓延。中國社會中最根深蒂固的舊觀念莫過於不負責任的士大夫氣息，而「五四」的手段，並沒有訓練青年人以負責任的習慣。官僚政客的不負責任造成政治上的腐化及墮落，而青年人的不負責任造成空虛與瘋狂，這兩種同樣是不合理不正常的現象，我們實在沒有無彼而好此的理由。

我們並不是說青年應該關在書房裏不問世事，我們更不是說青年應該閉着眼睛不問是非，反之，我們主張青年應該接近社會的現實，應該辨別客觀的是非。但是接近社會現實與辨別客觀是非是一事，假借這許多美麗的名詞而變成政治上的工具又是一事。我們必須喚起青年警覺，不要使後一類因素在青年活動中發生惡劣的結果。現在報紙上記載的學校中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實，雖然有許人加以鼓掌和頌揚，但離開辨別客觀的是非已經很遠很遠了。青年在那裏引起紛擾的，如遷移校址如恢復幾個學系，

是否值得犧牲全部同學的受業時間？因請願而中斷了交通的秩序，是否是青年應該採取的手段？義務的小學教育倘沒有力量實施之時，大學生為要求增加公費而罷課，是否是青年應該享受的權利？

我們所處的是紛擾混亂的時代，但渡過這個紛擾與混亂，理智還是必需的。我們所痛恨的黑暗與不合理，事實上都是自私昏庸與無知所造成的；因此要想改變黑暗為光明，改變不合理為合理，祇有在去除自私去除昏庸去除無知這方面努力。尤其這一代的青年，應該以自私昏庸無知為戒，而後下一代的社會才可以完全肅清這種腐化的勢力。這一代的青年，他們在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就？就個人與他們實際接觸的經驗，深感他們還是在繼續舊的傳統，還是在發揚黑暗的勢力。在現有的環境之中，他們已養成一種思想的公式，而完全沒有發現這套思想公式是繼續舊傳統發揚黑暗勢力的一種動力。他們滿口責任，而這個責任完全是人家的，這與官僚有什麼分別？他們不肯切實地分析一個問題研究一個問題，這種強不知為知的方法，祇有造成他們自己的無知。這種趨勢一日不能停止，則中國真正革新的局面一日無法產生！

青年的走入歧途，大部分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教育的失掉作用，實自頑固分子破壞教育自由的那時期開始。自從教材受限制訓練採取干涉態度以後，青年導師就被視為孔廟中的配饗，感化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更兼學生第一的大學教育政策，以貸金公費等名目賄賂青年，使青年忘掉他們受教的身分，由是學校的風氣不堪聞問了。而在這種不堪聞問的風氣中，逐漸培養出不近情理的青年運動來了。青年是簡單而浮動的，一旦忘其所以而又加以社會中的各種引誘，自然就要發生不可收拾的波瀾。

我們在學潮業已洶湧澎湃之際再來談青年問題實在是可悲的。純潔的青年我們使他們失掉天真，求知欲極旺的青年我們使他們強不知為知，有責任心的青年我們使他們忘其所以，到現在食其果報的時候又來責備青年，心裏實在有所不忍。我們迫切要求的，還是希望現在的成年人，能發出救救青年的決心，對於不合理的各種教育上的現象加以改革。我們當然也希望青年也恢復他們的理智，對自身應負的責任能作充分的考慮。我們一定得充實這一代的青年，而後才能講得到一代的希望。

# 新聞的意義

馮烈山

轟動全社會。本來凡違反社會習慣或自然律的現象，對於讀者都具有吸引力，都可以使讀者感到驚奇；不過我們當真以「人咬狗」的標準來辯別新聞，那就沒有一家報紙的新聞够得上條件，因為事實上，這只是一種「奇聞」，並不是正常的新聞。自然，所謂「人咬狗」的原意，在泛指社會上一般的變態現象，可是報紙上每日所刊載的新聞，其中大部分究竟屬於社會的常態現象，從氣候報告到市場消息，政治動態，甚至社會新聞，大

概來關於新聞的定義，總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從學者的嚴肅觀點到近乎開玩笑的比喻，形形色色齊備。不過這許多定義間，又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一切說明都缺乏鮮明的輪廓，有的過於抽象，有的更根本失去學術意義。過去雖曾有人綜合各種類的見解，以為採此兼容並蓄方式，新聞當然不會再越出這個範圍，殊不知一個包羅萬象的結論，還是無法幫助我們獲得完整的概念，因為各定義本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譬如說，新聞是有興趣的事實，與新聞是最新發生社會事件的紀錄，即判然兩件事；或者說，新聞是第一流記者憑其智慧所作的報道，與新聞是能够滿足大多數讀者要求的事項，出發點也是完全不同。諸如此類，我們縱全部加以包括，對於新聞的觀念，還不是照樣感到模糊？所以要了解新聞，與其單獨追求新聞的定義，倒不如先設法明白新聞的性質！

什麼是新聞？多年來在英美最流行的說法，無過於「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句話。一般人提到新聞時，特別喜用這句「名言」，多少也不無因其滑稽可笑，「人咬狗」，正是社會上一宗不可想像的事件，單這一點所含的刺激性意味，就足以

抵都是我們普通的日常生活，像這一類的平凡事件，恰恰也同樣有其新聞價值！

根據「人咬狗」說法的新聞觀念，美國記者貝斯田氏（George C. Beatty）發明了一種新聞計算法，他用加減方式來證明每宗事件的新聞意義，茲略引數條如下：

- （一個常人）加（一個平凡的生活）等於零
- （一個常人）加（一個不平凡的生活）等於新聞
- （一個丈夫）加（一個太太）等於零
- （一個丈夫）加（三個太太）等於新聞
- （一個丈夫）加（一個太太）加（吵罵）加（訴訟）等於新聞
- （一個銀行出納）加（一個太太）加（七個孩子）等於零
- （一個銀行出納）減（一萬美金）等於新聞
- （一個歌女）加（一個銀行家）減（十萬美金）等於新聞
- （一個常人）加（一個七十九年平凡生活）等於零
- （一個常人）加（一個一百年平凡生活）等於新聞

在這新聞數學中，尚有不少妙論，如果累積起來，很可能成功一部新聞數學典；祇可惜貝氏花費了許多工夫，始終仍不能道破新聞的本質。譬如說，一個常人，他終身過着平凡的生活，但我們並沒有理由就斷定他絕對不是新聞人物，因為他既可能是某種社會，某種職業或某一階層生活的典型代表，成為旅行遊記等類新聞報道的對象；同時也可能由於平凡的生活，故他的意見反能象徵人民的公意，格外值得我們重視。總之，貝氏一流人物的新聞看法，僅以能轟動社會為目標，注重社會變態現象的一面，遂有反常事件才是新聞的結論。這種觀點，正充分反映現代大眾報紙（Popular Press）的作風。大眾報紙為營業計，往往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求達到增加銷數的目的；因此凡屬新聞，必須符合有趣味，有刺激性的條件，最好，真是有一天會發生「人咬狗」的故事，讓讀者震驚社會的神祕並這一家報紙的魔力！自從大眾報紙發達以後，風氣所趨，各報競以趣味故事相號召，其中一部分報紙變本加厲，流於低級趣味，遂被稱為黃色報紙（Yellow Paper）新聞到了黃色報紙手中，也毋須再討論什麼原理與定義了！

針對黃色報紙一流的新聞觀念，一位美國教士說：「什麼是新聞？罪惡就是新聞，新聞就是罪惡！」這是宗教家的口吻，同時也是現代報紙所激起的反響。不過這位教士專責備報紙，而忽略了讀者這一方面，顯未瞭解罪惡的所在。本來在人類生性中，有一種弱點，喜歡聽聞他人的陰私過失，並且樂為宣揚，就是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的道理。由於有此弱點存在，所以有關罪惡的新聞，無論如何總要比提倡倫理道德的新聞，容易博得廣大讀者羣的歡迎。一般現代報紙出版家既視報紙為商品，商品自然需要推廣銷路，而罪惡新聞恰是增加報份最可靠的法寶，新聞報道要變成社會犯罪行為的紀錄，也是勢所必然。這中間，報紙出版家與讀者雙方，有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可以說是報紙問題，同時又可以說是社會問題，故尋覓挽救的途徑，也決不是普通的治標方法，所能生效。例如美國某城有一家報紙，為要提高新聞道德水準起見，有一次特約當地著名的人物數位，担任該報的臨時編輯，事先並聲明，授予處置稿件的全權。不料第二天該報的面目竟依然如舊，第一版的新聞，照樣滿載搶劫，離婚，桃色案件等不名譽的新聞，事後其中一位教士宣稱：「新聞究竟是新聞，連我們這種人處在臨時編輯的地位，也不得不先顧到事實。」這個實例證明，單純治標，是無法解決新聞道德問題的。雖然，話說回來，倘若將新聞直接解釋做罪惡，也未免同樣失之過偏，因為大部分新聞根本就與罪惡無關，並沒有不道德的成分在內。

什麼是新聞？真是衆論紛紛，莫衷一是；每一個人總從自己所站的角度看去，說來好像都有根據，好像都已經將新聞把握住了。但我們進一步分析，便不難發見，各人所把握的，只是新聞的一點，一線，並不是全面；因為新聞乃一宗最變幻無常不易捉摸的事物！尤其試用定義加以規範，永遠是顧彼失此，最終依然毫無所獲。故要了解新聞，最妥當的方法，應先從新聞產生的過程入手，如果如將全部過程分為若干必經的階段，再分段加以研究，我們縱得不到一個確切的定義，但對於新聞的本質及其輪廓，總可明瞭。

新聞的產生過程有四：

- 第一、必須是社會上最新發生的事件。
- 第二、經過第三者——新聞記者的報道。

第三、應用最迅速的交通工具傳達。

第四、經過編輯程序，然後公開發表。

以上所舉，是每宗新聞必經的歷程，缺一不可。這里又引起另一問題，就是社會上每天發生的大小事件，何止千千萬萬，為什麼新聞記者只報道某一類事件，使其成為新聞，而對另一類事件，却不提及？在這種何者應取，何者應棄之間，到底根據那一種標準？同時這標準又由何人來規定，是直接決定於新聞記者個人的觀念，還是間接受讀者大眾要求的影響？只要我們能夠明白這個標準，照理也就不難瞭解新聞的性質。

說到新聞的性質，首先值得注意的，即新聞乃記載人與人間，或者人與自然界所接觸發生的事實；所以凡屬個人的生活，如果不影響他人及對社會無利害關連時，就不應有新聞的意義。因為新聞屬於公共性質的事物，與個人的私生活，絕對不可混為一談。至於所謂私生活，又並不是指個人孤獨的生活，由於人類不能脫離社會，故任何人都需要經常與週圍人羣保持接觸，倘若這種接觸只是一種普通的方式，例如為了職業，親屬，友朋等的關係，同時又不牽涉到他人時，依舊屬於私生活的範圍，像這類社會上日常生活現象，假如需要一一加以記載，便絕對不是報紙的篇幅所能容許。反過來說，當任何事件超出這個標準，只要直接或間接會影響一部分人的生活時，當然不再是私生活，而是新聞。總之，連新聞價值的大小，也是依據這種尺度，這是說，每宗事件與社會利害關係的深淺，乃決定新聞價值大小的前提。故大而言之，戰爭是新聞，因為戰爭關係到一個國家及其全體人民的命運；小而言之，柴米油鹽的市價也是新聞，因為這市價會影響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由此類推，刑事案件是新聞，因其關係社會的公衆秩序，娛樂及運動也是新聞，因其關係人民心身的健康，甚至婚喪喜慶等類，同樣也可能是新聞，雖說這類新聞價值因人而異，多半對於一般讀者並無重大意義，惟在當事人的親友及其所屬的社會範圍中，却又能是一宗大事。從上述各點加以歸納，便不難發見新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社會性，換言之，凡是新聞，總直接或間接與社會全體或一部分人，有密切的利害關係。

從新聞的起源上說，這種社會性反映得格外鮮明，乃人類生存競爭中不可缺少的武器。遠在人類原始時期，即有報告新聞的方法，例如一個部

落遭遇敵人或猛獸侵入時，常用口頭或鑼鼓以及其他工具，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某種聲音代表約定的某種警告信號，讓部落全體居民聞聲有所準備，或羣起抵抗，或迅速逃避。像這類等於戰時的通訊組織，不獨見於原始人類，甚至螞蟻與蜜蜂的生活情形，也是如此；所以新聞是集體生活的一種產物，也是對於集體生活的一種保障，就在現代人類生活中，這種特性，依然存在，不過有些新聞反映得比較明顯，有些新聞比較模糊而已。像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兩宗新聞，不但都是隔夜之間轟動全國，使人人發生國家安危的感覺；同時一種反應的情緒，事實上，與原始部落人聽到敵人來侵或已被擊退的情景，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同。因為當這新聞傳佈的時候，社會中的每一個體便會隨之消滅，人人都為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所感召，以集體——國家或部落——的利益為前提，這里就充分發揮新聞的性能。再如市場變動的消息，有時對於某一行工商業者固然具有決定命運的意義，但對一般消費者却常是利害切身，所以經濟新聞格外顯其重要性。他如，天災及時疫等類突發的報道，對於這區域的全體居民，更屬生命安全與否的嚴重問題。之，凡是新聞，或明或暗，多少與人類集體生活有所牽連，甚至就是娛樂消息，我們只要注意其對國民文化及身心健康方面的影響，也不難明白，連這類新聞，還是同樣有其重大的意義。

雖然，上面所引述的，都是直接的，有形的新聞，社會性比較明顯，容易瞭解。此外尚有間接性的新聞，需要讀者去體驗，從讀者心情的反應中，才顯露出一種潛藏的社會性。這一層，就因為人類的不能脫離社會，所以屬於社會中一員的個人，平時對於周圍人羣的際遇，以及環境事物的變遷，縱使與自己本身毫無利害關係，仍莫不處處表示關心。這種關心，表面上，有時單純為了好奇，有時又完全以同情他人的姿態出現，即所謂「正義感」；不過事實上，無論同情的方式如何，其出發點却基於以自我為中心僅借他人的不幸境遇來勾引自己的感慨，故往往會不知不覺中，先為了同情他人，最後竟喚起對自己的「自我同情」。這種「自我同情」，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極容易尋出例證。譬如一篇小說，只要故事的结构緊張，主人翁的悲歡離合情節動人，對於讀者便富有感染力；如果這位主人翁是一種悲劇式的人物，更可能使讀者流淚。自然，像這樣的眼淚

，我們與其說是為作品中的主人翁而流，倒不如說，讀者受故事的感動，無形中進入設身處地的境界，終於引起自己身世之感，發生一種自悲自憐的情緒。不少新聞對於讀者的影響，也能如此，使讀者發生與讀文學作品相似的反應，尤其社會新聞常具有同樣的特質，故格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本來依照這類新聞的性質論，並未直接含有社會性，但因其能够激發讀者的「自我同情」，讓讀者從新聞中體驗到「個人」在如何與社會或自然環境奮鬥掙扎，最後這個「個人」，無論是成功或失敗，是悲劇或喜劇，他的遭遇，不是引起讀者的共鳴，就會使讀者發生恐懼的感覺，間接可以增加讀者的人生經驗，換言之，也就含有社會性的意義。現代大眾報紙的作風，即在無限度利用讀者這種同情心，以鋪張的敘述手法，必要時，甚至不惜侵犯到個人的私生活，祇求能够得讀者大眾的歡迎。論態度，這種方式自然不可原諒，可是依照讀者熱烈歡迎的情形來說，恰又證明這類新聞的所以能够存在，還是由於本身含有社會性的緣故。

關於決定新聞的標準，大體已如上述，新聞記者無非根據這種觀念，從許多事實中加以挑選而已。至於挑選得是否得當，此層牽涉到新聞記者個人的學識與經驗，同新聞本身無關，因為新聞既不是單純有興趣的事實，更不是第一流記者憑其智慧所作的報道，像經濟新聞的一大堆數目字，不但毫無興趣，並且也毋須出自第一流記者的筆下，而我們却沒有理由否認這類新聞的價值！

其次，在新聞產生的過程中，何以首先必須是社會上最新發生的事件？這一層，一般人雖說不明瞭新聞的性質，可是用語習慣上也知道，新聞總要新鮮。不過所謂新鮮，並不是說全部都是新的事物，例如舊事重提，有時也同樣具有新鮮的意義，所以這里最重要的還是應設法瞭解新聞的形態。新聞的形態近於歷史或故事，都是記載變動中的事跡，不是描寫一種靜止狀態的事物；分別只在於歷史或故事，乃追求一宗業已告一段落的事實，新聞則報道正在變化發展中的事實而已。同時也因此，新聞最其現實的意義，凡舊的事物或現象演變成新的事物或現象時，這個演變的過程，就是新聞報道的對象，也就是新聞所需要的變動性。我國舊小說中，有時也能適當應用新聞這一語，例如紅樓夢一書就有數次提到有一次當寶玉聽到林黛玉的病好了些，隨口說出阿彌陀佛，林黛玉的丫頭紫鵲就對寶玉

說：「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因為買賣玉分明是十足公子哥兒的個性，平時絕對不會念佛，一旦突然改變常態念起佛來，所以便是新聞。這便例說明，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有了變動，可能成爲新聞，同樣社會的風俗習慣，或者人與人間的關係發生變動，當然也是新聞。

新聞的所以需要含有變動性，一方面，因爲有了變動才產生事實，另一方面，也因爲凡屬變動的一種現象，本身富有戲劇意味，情節能够動人，容易滿足讀者的要求及好奇心。好奇心本是人類的一種天性，當兒童時期，這種心理的反映，最爲明顯；等到成年以後，一般人由於見聞逐漸豐富，生活經驗不斷積集的結果，好奇心方受到壓制。不過所謂壓制，也僅指對於常態的事物而言，如果一旦遇到前此所未見未聞的事物，任何人會失掉控制力，重新引起好奇的意念，總求明白一個究竟。新聞所報道的，是變動中的事物，對於讀者就具有這種吸引的力量。好奇心的上者，發展爲求知慾望，以瞭解天下事爲快樂。例如：「唐孫處立常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

## 紀德論美國新作家

——擬客座談錄第十六（註一）

我已經有一年多沒有看見我那訪問者了，（註二）但是終於他又找上了我；他談起了那一期準備給美國文學出專號的雜誌「泉」。用了一種使我認爲有點不恭敬的態度，他對於我的對美國文學感到興趣，表示詫異，也以爲世界上沒有比美國文學離開我的本土更遠的了。

「在我的長長的生涯中，我曾經碰到過兩種人，」我這樣說開了頭。「第一種人是愛好着一切與他們自己類似的東西，對文學，對藝術，對自然，都是這樣；他們對於任何一種不能在鏡子裏照出他們自己的影像的東西，都覺得是欺哄他們的東西。第二種人是旅行過許多地方或書籍，一直

，是古人第一樂」。（見明陳繼儒著：太平清話）。近代報紙，在這方面也頗有成就，近數十年來，許多報紙會不斷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作爲報紙寫作題材，以淺白動人的文筆，或用通俗講座方式，或用故事的結構，普遍介紹給讀者，滿足了一般人的求知慾。好奇心的下者，就單純爲愛好新奇的故事或傳說，目的在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刺激與滿足。依據心理學的解釋，潛藏人類的下意識中，本有各種變態心理，所謂野蠻性的遺留，例如搶劫殺人等項，以及其他種類的幻覺。所以罪犯的罪行能够吸引大量的觀衆，同樣刑事新聞與怪異傳說也可以迷惑大多數讀者。並且就是這種好奇心，曾經幫助過報紙的發展，當印刷報紙在十七世紀前後開始流行時，一般幾乎無不以刊載怪異新聞來號召，像天變，人妖，海怪及宗教上的各種天堂，地獄等傳說；同時復附以插圖，加強讀者的注意力，其情形與現代畫報相彷彿。三百年後的今日，現代報紙的作風，還是沒有脫離這個原則。

（未完）

施蛰存譯

在尋覓着一種諫誠性的異樣，他們也很能欣賞一個與他們自己所固有的風景不同的地方。我就是屬於這第二種人的。在現代文學中，沒有比美國文學更多地引起我的好奇心的了；甚至連新俄文學也趕不上牠。」

我又附加地告訴他，我的熱心地注意着美國作家們在說些什麼，也不是最近才開始的事，我又說，我也許還是法國第一個讚賞梅爾維爾的人，在喬諾動手翻譯「莫倍·狄克」之前好久，我已經竭力勸朋友們讀一讀這個作品了。對於曹羅的「華爾頓」也是這樣；我很記得在瑪侖琳廣場上碰見法畢萊的那一天。「一本出色的書，」他說，「而且是一本法國沒有一

個人知道過的書。」可是碰巧當時我衣袋就帶着一本「華爾頓」。

「至於說到更新一些的書，」我繼續說，「別的幾個法國人却趕在我前頭去了；教我看海敏威和福克奈的是馬爾洛。我不能不承認，我會費費了好些時候才能看得慣福克奈的作品，雖然我現在認為他是這個新的星羣中許多最重要的中間之一顆，也許竟是一顆最重要的。然而，使我感到最強烈的滿意者，應該是史坦倍克了。至於提到杜思·派索斯，我的佩服他甚於他的迷惑我。他給我一個印象，好像他有着一個公式；他的那種描法使我有厭倦，雖然他是高度效果的；還有他那種大胆的現代派作風也好像，在他的時代之前，顯得老舊了。我很容易地跟着他的一連串快鏡頭看下去，眼前眩惑着，在靜心地看完了五百頁的「曼哈頓轉運站」或「北緯四十二度」之後，牠們在我心裏一點沒有留存什麼，好像是我根本沒有能力把那些連續而來的印像結集在一個中心點，甚至還不能決定作者會說了些什麼話，講了些什麼人？但是我却被作者從一頁到一頁地抓住了；我不得不承認這裏「有一點偉大」。

他——我聽說「泉」雜誌曾經請你寫一篇關於美國文學現狀的文章。

我——我通常總是不依賴翻譯的，但是有些翻譯使我覺得是第一流的；尤其是莫利斯·谷安特羅和密舍爾·諦爾的譯文。我讀英文沒有什麼困難，但是我覺得美國文字好像在愈來愈成爲一種獨立的語文了。我常常被一些成句或方言所阻礙，使我想我要有一部新的字典，因為牠們都不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字典中找得出來的。

他——即一定是非常麻煩的事了。

我——倒也並不如人們所設想的那樣麻煩。說不定那作者有時還可以從這些滑過的誤解中有所得益，因為他的原意也許反而不及我想像得來的意義。文字的艱澀同時也使我不能作冒昧的判斷。因此我對於某一些對話的準確的意義還不能肯定；例如，在「憤怒的葡萄」裏的——

他——聽說那是史坦倍克的傑作。

我——我却寧可推舉「在意義不明的戰爭中」，在這部小說裏，討論得最急切和熱烈的社會問題都顯示（我幾乎想說「演出」）在一個完全公正的光亮裏，用了一種對於心理學的很深刻的感覺，以及一種足以祛除單調化及公式化的非常堅定的藝術感，如地地一場大罷工以及牠的一切糾

紛的關係的畫幅變形爲一種大胆的和故事性的東西。但是，在我的意見，史坦倍克的作品再也沒有比那個短篇小說集「長谷」裏的幾個短篇更爲精巧而幾乎完整無疵的了；那幾篇小說實在足以比美，甚至超過了，柴霍甫的最好的短篇小說。

我——我聽說「泉」雜誌曾經請你寫一篇關於美國文學現狀的文章。我——我覺得我不盡合格於做這件工作。雖然我曾經看過二十來種美國新小說家的作品，但對於他們的詩人却幾乎一點也不知道。聽說我們的朋友若望·華爾正在翻譯他們的東西，這倒是個好消息。

他——那麼您會不會至少給他們的小說家的作品寫一點概說呢？

我——連這一點也不會。因爲那是需要更多的配景的，儘管有這樣的事實，像拉辛在「巴耶賽」的序文中所主張的：空間的距離常常等於時間的距離，這些小說中，有幾種好像離開我們很遠，然而——你同意嗎？牠們却很密切地碰着了我們。尤其是海敏威，真有這情形，特別是他那「別武器辭」，那是這樣地跳動着生命，充滿着一種滲入了智慧的敏感。我一點也沒有他那種對於鬥牛的熱愛，然而除了他之外，就沒有別個美國作家是我所願會見的了。

他——我承認你的海敏威，因爲他是他們中間最歐洲風度的一個。至於別的作家呢，我敢說他們的異樣使我喪氣。當我讀福克奈的「聖庇所」和「八月之光」的時候，我以為我要因痛苦和恐怖而發瘋了。杜思·派索斯使我窒息。當我閱讀考特惠爾的「短工」或「上帝的小墓地」的時候，真的，我笑了，但這是我的誤笑爲笑。無疑地，這些偉大的小說家每一個都使我感覺到牠有一個矯健的個性；但是，在惠德曼和愛默生和梅爾維爾都單純的，然而果決的與天賦的樂觀主義之後，這些嶄新的作家却挑選着同樣的一個苦難與盲目的深淵去描寫，這現象您將怎樣解釋呢？如果有人深信了他們所說的那些話，那麼美國的城市和鄉村就得先嘗地獄滋味了。

我——這些話一句也不要信。這些作家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但各有他自己的姿態。他們在給我們描繪美國社會的時候，他並不很以爲是在反對他們的社會。我們可以說他們每一個人都在從對於他們的社會的反應中完成着一種發於他的本性的意識。特別是福克奈，由於他的南方

的背景，他是主要地，強烈地至今還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基督新教徒 (Protestant.)

他——我記得您在您的「日記」中寫下了拉勞勞 (F. R. L.) 的一句話，「美國」，他在一九二一年對你說「在自願墮落到人類的罪孽與苦難的深淵裏之前，是沒有一個靈魂的，而且也不配有一個靈魂。」我從記憶裏徵引了這句話，因為他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自從上一次的大戰以後，美國文學已經在竭其最大的努力把人民從拉勞勞所講的那個沒有靈魂的自足狀態中拉出去，更無論那辛克萊·勒維思的「巴德德」中所描寫的那種震顛的昏睡症與機械化的天真狀態了。屈萊塞已經是，他們的那些憂鬱作家中的第一人——除非我們再追溯到愛德華·愛倫，普去……

他——是的，這些新作家都在冒着大險投身進那個深淵裏，尤其是福克奈；然而他作品中的許多人物，嚴格地講起來，沒有一個是有靈魂的。對於他們，以及對於作者，道德問題簡直是沒有的。

我——這是，就使在新俄文學中也是沒有的。也許，除了作為一種新穎的發明以外，他是到處都沒有的。我懷疑他是不是已經害苦了我們够長久了。會不會有一種新的人性觀正在預備革除他？……不過這個問題會把我打念到很遠去，不談吧。

他——還有些事情也使我吃驚了：那是這些最近作品中所表現着的固執和狂縱的審美的，文學的，甚至有時是技巧的現象。我是在想着，例如，福克奈的那本別緻的「當我騎着垂死的時候」。這是不是代表着另外一種的反應呢？

我——對於報告文學的反應；這是沒有多大疑義的。美國是一個報告員的國家。現在，攝影已經使繪畫免除了複現自然及摹寫現實世界的任務，我們難道不可以說，在美國，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甚，報告文學已經到達了一個盡善盡美的狀態——例如達那的傑作「兩年的水手」——已經收獲了若文學洗滌一切本來不屬於牠的東西的效果？我並不知道，我是在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祇是講一些隨便的印象。

隨便講開去，我們還可以提到一個最新的作家，達希爾·漢美德，當然他與我們剛才所談論過的四大作家並不屬於同一個等級。這又是馬爾洛

，他引起我對漢美德的注意；但是我找了兩年也沒有找到一本「玻璃鑰匙」，這是馬爾洛特別推薦的書，無論譯本或原文，無論在里維哀拉或北非。真的，漢美德把他那偉大的天才浪費在偵探小說上；那些小說差不多全是好的，毫無疑義，例如「瘦人」和「馬爾泰德」，不過稍微有點低級——我們對西美濃也不妨這樣說。因此，我以為他的「赤色收穫」是一個最好的作品，殘酷，玩世和恐怖的極度。達希爾·漢美德的對話——在這些話裏，每一個人物都在想欺哄別人，而從這彼此欺哄的迷霧中慢慢地顯露出真相來，——這是有海威威的最好的地方才能比並的。如果說我為什麼要提起漢美德，那是因為我很少聽見人家提起他的名字。

他——您對於考特惠爾一點也沒有發表過意見。是不是因為您覺得他比較不重要嗎？

我——不盡然。不過我本來沒有打算編排一個畢業典禮中用的得獎人名單。我沒有提起歐思金·考特惠爾，那是因為他眩惑了我。我企圖着經之營之的一切範疇和理論，他偏偏都避之若浼；我對於別的作家所說的話，完全不能用在他們身上，這是他之所以成名的緣故。但是他和他們相似的地方，是在於他對人生的興趣。這些新的美國作家全都像一個小孩子似地被「現在」，被「此時此地」所把握住了。他們離開書本很遠，一切的推論，成見，和那些使我們的古老世界趨於黑暗而複雜的晦文情緒，全都束縛不住他們。因此之故，我以為，與他們有一個較密切的認識，可以對於我們這些負擔着太多的歷史重荷的作家有很大的益處。再會了。趁我還沒有想到駁議來的時候，您請吧。

註一：「擬客座談錄」是紀德在維希政府治下所寫的一部對話體的小評論。譯者會譯了幾篇，分刊於「益世報文藝週刊」及「文藝春秋」(四卷四期)，均附有說明，請參看。  
註二：此第十六篇係紀德在都尼思解放後奔至北非所作，故離前篇已一年多了。



# 歐遊舊記

景蘇

舊記置篋中者十年，無意問世，近日因整理殘稿，遂及十年前日記。念全球文物，經此次大戰之破壞，已幾經滄桑。倫敦寄寓之所，聞已化為灰燼，而沿途所歷者，亦已改變面目，則舊記之發表，彌增感慨矣。

新嘉坡：自香港至新加坡，約須四日夜航程。途中風平浪靜，幾疑置身太湖，與數日中國海的滋味相較，實有天壤之別，甲板上和吸烟室中，都擠滿了旅客。有的豪飲啤酒，有的檸檬水解渴，有的門牌作戲，有的支頤遐想。我亦時而立在甲板上遠眺近聞，時而躺在睡椅上閉目假寐，觀落日與晚霞之氣象萬千，深幸得身逢此機，念祖國之相去日遠，又不覺悄然默然。

十三日上午十一時，輪達新嘉坡。該島為英國殖民地之一，而本國僑民，實佔四分之一而強，其僑居於此處亦最早，然終不能受人統治，實我國殖民史上一大恥辱。然就國內近日環境而論，新加坡華僑有現在這樣的地位，還算是優待的呢。輪停泊後，即與李耀備先生吳志祥江季平兄同往僱汽車，以每小時兩元（新嘉坡幣，每元約值國幣一元四角）為率。巡遊該處拉飛博物館 *Raffles museum* 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 貯水池 *New Reservoir* 胡文虎住宅動物園（私人所有）及中國廟諸名勝。博物院並不怎樣宏大。內部陳列，以馬來原有文化物品為主，兼及動物標本。無非暴露弱小民族的劣點，以及誇耀帝國主義者經營殖民地的功績。植物園為全埠精神。佈置之巧妙，景物之新奇，規模之偉大，國內鮮有其匹。

以航行數日而漸生厭倦的人遊此，實留戀不欲去，惜乎為時極促，僅能於汽車中領略其大概，聽說哥倫布 *Co. Jun Bos* 的植物園尤勝於此，希望在彼處有比較長時間的停留。李先生為國內有數植物學專家，他為我們

介紹了許多奇草名花的名稱，僅蘭花一種，類別之多，已足使人目眩心迷，遑論其他。然而記者終以為植物園的長處，不在它搜羅的豐富，而在他佈置的得宜，使人身入其中，即有舒適的感覺，以前的煩惱，都可置諸九霄雲外。

貯水池亦為風景區域之一。池岸遍植森林。港灣深處，烟霞無盡，白堤紅花，點綴綠叢中，自然成趣。時山雨欲來，涼風習習，更多飄飄欲仙之概。池水為全市飲水之源，故禁止駕舟。不然漫撥一棹，當為探奇尋勝最妙之處所。

動物園離商業區極遠，入門票價亦昂（新嘉坡銀四角）。往返所費，頗為不貲，兼以值雨，殊無興趣去探訪幾隻猴子，（動物園中猴兒最多）。幸而往動物園道中，風景甚妙，尚覺不虛此行。道經公墓兩所，佈置均佳。橡木 *Rubber Plantation* 椰林 *Coconut plantation*，排列左右，風聲雨聲，互為交響，斜雨數點，奪車篷而入，雖濕沾衣襟，彌增興趣。

胡文虎先生為我國有數富僑，所居亦極富麗堂皇，當地車夫，且稱之為中國皇宮，其精緻可見一斑。此宅時時開放，任國人遊覽，可見胡先生親近同胞的心理。

中國廟亦為當地勝跡之一，寺院與國內不同，僅一大殿，坐大佛高丈餘，並無北平戒壇禪那那樣精細。而其所以成為勝跡者，亦無非他能夠滿足西方人的好奇心罷了。

新嘉坡多廣東館，故飲食方面，與國內無異。輪中好幾天的麵包生活，已覺不慣，聽說有中國菜吃，各人食指大動。詢之中國旅行社，據說南天酒店，為埠內首屈一指的中國飯店，暢遊之暇，饒腸雷鳴，急馳車而往。果然名不虛傳，口味之佳不遜於上海梅園、杏花樓，價值亦不過昂。一小時以內，幾個菜盤都已席捲而空，即又回輪作長途的征人。

回輪以後，遇蔡九常君兄弟，他們的談話，有附記的價值。蔡君為新加坡二十餘年僑胞，於當地情形，極為熟悉。據云，該地華僑，雖有四十五萬人，然無政治權。營業則納所得稅百分之二十四。納稅而無代表，不圖於英國殖民地中仍有此現象。所謂白人文化的負擔，於此當作何解？

新僑胞雖無政治權，然以經商自由，即抽納高量租稅，亦能滿意。彼等云，我等但能安份守己，即不致受非法侵奪，較之國內同胞，轉多幸福。此種言語，國內當局聞之，不知將作何感想。實則僑胞並非不知愛國，反之，他們時時以祖國為念，因有感於語言的不統一，對民族的團結極有妨礙；故國民小學中均設有國語一科，今新埠小僑民，幾多能通北平語，學校中其他激發愛國思想的功課，並不缺少。惟祖國予僑民的印象，處處是失望，由是僑民有此中樂不思蜀者，則國內同胞，不能不負其責任。

為減輕讀者及本刊負擔，請直接定閱本刊。

為共同促進中國民主化，請介紹訂閱本刊。

社址：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 本刊徵稿啟事

敬啟者，本社為砥礪學術，培養自由研究精神，提高社會文化，促進民主政治起見，特發行「民主論壇」週刊一種，茲因刊行伊始，端賴各界人士熱心贊助，惠予指教，並希海內時賢，時賜宏文，俾能發揚光大，以達促進社會文化，完成民主政治之目的，實所盼禱！

民主論壇社啟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未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需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 民主論壇週刊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一千五百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五六二

總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電話：三七三五〇

本刊登記手續尚在辦理中

## 聚興誠銀行

便利  
人羣

服務  
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經理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 通匯地點 ▶

貴陽	昆明	宜昌	沙市	漢口	天津	北平	香港	廣州	南京	上海
自流井	內江	遂寧	瀘縣	樂山	宜賓	萬縣	重慶	成都	常德	長沙

##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  
機器廠——供應各式機件  
麵粉廠——供應麵粉

地址：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28078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Chung yu Shanghai 或 0195 報掛號

國外分公司：紐約 香港

國外代表：倫敦 印度

## 義豐錢莊

營業項目

一 存款 二 放款 三 匯兌 四 貼現 五 代理 六 押匯 七 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交款迅速 手續簡便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地址：甯波路二二二號	電話：九三九四三三號	電話：九一九八七號	電報掛號：二二二二號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電報掛號：四四一六號	

##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三八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二號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二八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一四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